

尋秦記

〈卷十一〉

黃易

● 玄幻系列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

尋秦記

卷一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玄幻系列·寻秦记

黄易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130 千字:2600

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 套

ISBN 7-5363-3214-9/1·835 全套定价:168 元(共十二卷)
(每卷定价 14 元)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，在众多崛起高手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中脱颖而出，虽说他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之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的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（体能和智力的极限）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表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、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，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第一章 预留后着

项少龙再顾不得泄露身份，匆匆朝北门赶去。

假若他猜得不错，那些小孩之所以唤他作“强盗”，皆因曾见过张贴在某处的悬赏榜文，认得他的图像，才会有这种反应。

现在他已成了魏人的公敌。如果那些小孩回家告诉父母曾见过他，那不用片刻就会惊动整个大梁城。

所以现在他若不立刻离城，错失良机后便插翼难飞。

这时他已无暇责怪自己疏忽，犹幸老天又开始乌云盖日，城门在望时，雪花已漫天飞舞，为他提供了点掩护。

当到了可清楚观察城门的位置时，他躲到了路旁一棵大树后，静候出城的机会。

城门处眼见到大约有近三十个守军，对进出的人车做例行的检查，并不似特别谨慎严格。

项少龙放下心来，找寻机会。

若遇上像上次进城来那样的骠马队，他便可轻易离城。

只恨待了近半个时辰，不但没有出城的车马队，连商旅也只得几起人。

际此天寒地冻的时刻，实在不适合出门。旅人稀少，是最合理的事。

就在此时，急骤的蹄声轰然响起。

一队过百人的魏国骑兵，全速驰来，到了城门处纷纷下

马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

风雪中，项少龙隐隐听到有人提及自己的名字。

一颗心直沉下去。

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终于发生。

魏人已知他人在城内，而他却不能及时离开。

雪愈下愈大。

项少龙在一间铜铁铺买了一些小工具后，再潜回那仓库躲了起来，然后在鞍底做手脚，把一把尖利的小锯和两枝细铁枝藏在挖空的鞍底处，才再将底层就回去，除非被人脱掉鞋子，否则休能发现内有乾坤。他现在还不知这些小玩意会有什么用途，只是作为未雨绸缪的措施。

弄好一切时，秋琳又来了。

项少龙躲了起来，硬着心肠不理她的呼唤。

秋琳失望离开后，他便静心等待，到了黄昏时分，才离开仓库，回到了风雪漫天的街道上。

路上不时有魏军驰过，通畅处还设有关卡，盘问经过的路人。

项少龙知道魏人已展开了严格彻底的搜查，于是凭着钩索攀墙越屋，几经辛苦，才到了魏国独有的御道处。

只见两旁排列得以若士兵站岗的青槐树，均已枝残叶落，代之是晶莹的冰挂。

项少龙耳内仍像响着信陵君介绍御道的说话，脑海泛起他的音容笑貌。

想起槐树依然，人面全非，不禁涌起神伤魂断的感觉。

只不知平原夫人是否安好？

一阵蹄声，惊破了他深情的回忆。

项少龙收拾心情，借风雪夜色的掩护，朝公卿大臣府第集中的王宫区潜去。

由于这里住的非富则贵，反不见往来巡逻搜索的魏兵。

项少龙以特种部队的身手，忽停忽跑，时缓时快地在街巷左钻右转。

最后他在一所宏伟的府第前停了下来。

门匾上雕有“龙阳君府”四个大字。

项少龙深吸一口气后，沿墙往后宅的方向奔去。

到了后院，才逾墙而入，肯定没有巡逻的恶犬，才落到地上去。

他并不急于去找寻龙阳君，看清了院子的形势后，才拣取了一棵靠墙的大树，徒手攀了上去，射出勾索，挂到外墙顶上。

布置妥当后，才把血浪、匕首等物全放在树芽处。

这才回到地上，一口气潜过数重屋宇，来到后宅的大花园里。

由于大雪的关系，宅内的人都躲进屋子里，提供了他无比的方便。

他穿过花园，沿着一条石板路，步过一道石桥，来到一座高楼之前。

只看这三层高楼位于后院屋舍的正中间和其迫人的气势，便知这是龙阳君起居的地方了。

这时已是午夜时分，但三层楼均透出灯光，还隐有人声

传了出来。

项少龙蹑足掩到楼侧的一扇窗旁，悄悄望进去。

里面是个大厅，两名僮仆正坐在门旁打呵欠。

他见此情景，便知龙阳君尚未回来。所以这两个可怜的僮仆才要撑着眼皮苦候主人回府。

他项少龙来到大梁的消息，龙阳君自然知晓，刻下说不定正在王宫与魏王增议论此事。

项少龙沉吟半晌，猛下决心，徒手往上攀去，到了最高一层，才推窗入内，来到了他认为该是龙阳君的卧室。

这间房的布置非常女性化，秀榻帷帐低垂，还以香料薰过，弄得满室春意。

在靠窗几上一盏油灯的映照下，室内陈设高雅，其中一个厨架摆满小玩意，惟只墙上挂的宝剑显示出主人尚武的精神。

项少龙毫不客气揭帐躺到榻上去，倒头便睡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足音把他惊醒过来。

项少龙坐起来，凝神瞪着正敞开来的房门。

龙阳君像脚下拖着千斤重担似的举步走进房来，道：“你们去睡吧！”

后面的僮子应了一声，自行去了。

龙阳君茫然的走进来，“幽幽”叹了一口气。

项少龙低唤道：“君上！”

龙阳君“娇躯”剧震，骇然朝帐内望过来。

项少龙揭帐而出，低笑道：“君上别来无恙！”

龙阳君“花容失色”道：“少龙！你真的来了！”

项少龙作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低声道：“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。”

龙阳君回过神来，凄然道：“少龙你为何会到大梁来，还暴露了行藏，现在大王从城外调来一师二万人的精兵，正要逐屋逐巷去搜索你的影踪呢。”

项少龙微笑道：“你大王好像忘了他之能够有今天，又娶得心爱玉人为后，全因有我项少龙哩！”

龙阳君“秀目”闪过复杂无比的神色，苦笑道：“为了保存他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大王连父母都可牺牲，何况是你。”

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少龙你太厉害，亦把我们打怕了。现在六国都认识到有项少龙一天，我们就有难保国土的威胁。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下，设身处地，少龙请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项少龙深深望进他眼内，淡然道：“那龙阳君你呢？”

龙阳君微颤了一下，垂首道：“就算我要赔上一命，对少龙仍是义无反顾。”

项少龙道：“君上果然没有令我项少龙失望，现在我在大梁可说举目无亲，只有君上才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送我出城。”

龙阳君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项少龙沉吟片晌，答道，“我想到赵国去，那处环境我熟悉多了，要回秦国也将容易得多。嘿！有没有办法先弄点吃喝的东西来。”

龙阳君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吩咐下人弄些吃的来，就当是我肚子饿好了。”

项少龙道：“不要惊动任何人，只要有些清水和糕点就成了。”

龙阳君一震道：“你难道连奴家都不信任吗？”

项少龙歉然道：“不要多心，但小心点总是好的。现在这楼内有没有其他人？”

龙阳君答道：“只有两个僮子，该在二楼睡觉了。你在这里待一会，我到楼下取些糕点来给你。”

言罢推门去了。

项少龙见他步出房门时两手微颤，心中暗叹，知道今趟可能是来错了。

没有了龙阳君的帮助，他完全想不到逃离这大梁城的办法。

刻下还要提防龙阳君找人来逮捕他，幸好他早预料有这可能性，留下了迅速逃走的后路。

心中一动，又推窗攀了出去，来到楼下时，龙阳君亦刚好回到楼内。

透过窗户，只见龙阳君在厅中默默流着苦泪，不知由哪里取来一个小瓶，从瓶子倾泻出一些粉末，倒进茶盅里。

项少龙目睹这“好友”的行动，手足都冰凉起来，深深后悔此行。

不过他是别无选择，才会来找龙阳君。而直至今刻，他仍没有半点怪责龙阳君要出卖他。

片刻后，项少龙重回三楼龙阳君的闺房内，装作若无其事的静待他回来。

拭干了泪渍的龙阳君推门而入，捧着的托盘放了那盅

加了料的清茶，还有几件精美的糕点。

两人在一角的长几坐下，项少龙狼吞虎咽的扫清了糕点，忽地装出倾听的神色，沉声道，“好像有人来了！”

龙阳君皱眉道：“怎会有人来呢？”

项少龙道：“我刚才好像听到窗外有人声，你看看是否我听错了。”

龙阳君不疑有他，起身移往窗门处。

项少龙趁机把盅内的茶拨在几下地席和墙脚间处，然后再放回几上去。

龙阳君探头左看右瞧，自然毫无发现，返回席上，坐下道：“没有人啊！”

项少龙叹道：“这叫杯弓蛇影，现在我听到风吹草动，都觉得是追兵来了。”

言罢拿起茶盅，装模作样的一饮而尽。

龙阳君眼中射出哀怨之色，默然无语。

项少龙拍拍肚皮道：“李牧反攻中牟的战况如何呢？”

龙阳君苦笑道：“你该比我更清楚，除了你外，谁能像反掌般容容易易一举攻陷中牟。听说李牧为你也折损了一批人。现在天降大雪，秦人援兵难以东来，等到春暖花开时，秦军一至，李牧便只能退返长城内去了。”

项少龙放下心事，摸了摸额头，奇道：“不知是否太过疲累了，我有点昏昏欲睡哩！”

龙阳君低声道：“那就睡一回吧！明天我会设法把你送往城外去。”

项少龙装作举步维艰的站起来，由龙阳君扶到榻上睡

好。

他呻吟了两声，便扮作昏迷了过去。

龙阳君唤了他两声后，伏在他身上悲泣了一会，叹道：“少龙莫要怪我，为了大魏，我再无其他选择。”

到龙阳君推门去后，项少龙跳了起来，迅速逸去。

翻过墙头，落往地上时，项少龙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。

现在最佳的躲藏地点莫如王宫，因宫禁森严，地大人多，更没有人敢去搜查。

不过由于王宫待高的城墙和护城河却使他望而却步。

想到这里心中一动，记起了自己熟悉的那所信陵君生前所住的大宅和下面的地道。

魏无忌虽被安厘王拉了去陪葬，可是府第仍在。假若换了主人就更理想，说不定新主人根本对下面的地道毫不知情。

哪敢犹豫，忙趁大雪未歇的当儿，朝不远处的信陵君府狂奔而去。

若他是龙阳君，见他失了踪，绝不会张扬开来。只能哑子吃黄连的把整件事吞进肚内去。否则魏王增便说不定会治龙阳君以失职之罪。

约半个时辰后，他来到信陵君府南墙外的密林处，找到了那地道的进口。

想起当日背着美丽的赵国三公主赵倩由这里逃出来，更想起她温婉的性情，一点没有沾染赵宫的齷齪气，百般感觉，顿时涌上心头。

神伤魂断下，他摸着地道入口铁盖的边缘处，试探的往上掀起。

铁板应手而起。

项少龙不由呆在当场。

他只是存着姑且一试的心，并不以为真个可拉开地道的封盖。

所有地道的设计，均是供人在危急时逃生的，故只能由内开启。现在这情况，显是有人曾从这里逃了出来，而事后没有人从内将出口锁上。只从这点推断，便可知现时大宅该已换了新人，并且不知道地道的存在。

项少龙心中大喜，钻了进去，关上了入口。

从囊中取出火石，燃着了火熠子。

在闪动的火焰光线照射下，地道无限地延展开去。

项少龙记起那支贯通地道和信陵君卧室的铜管，遂放轻脚步，蹑手蹑足的往另一端摸去。

今次特别留心，发觉除了通往少原君当日居住小楼的出口外，另外还有三个出口，当然是通往府第内不同的屋舍。

走了十多丈，忽有所觉，朝地上瞧去。

两锭黄澄澄的金子，正反映着火光。

项少龙俯身捡了起来，放在手中，心中恍然。

当日信陵君被赐毒酒，自知难逃大难，于是下令爱妾亲信一类的人从地道的宝库各取珍宝逃亡，由靠石山密林一端的出口溜走。

可想像当时人人心乱如麻，仓皇逃命，连遗下了金子都

懵然不觉。

他项少龙现在怀内欠金，有了这两锭金子，自然大是不同。至少可轻易买一匹马儿来代步。

把金子纳入囊里，继续前进，最后来到了敞开的宝库大门处。

里面一片凌乱，金银珠宝一类可携带的物品半件不留，剩下的都是玉马、宝鼎、兵器一类的大型珍玩。其数量足可在三十一世纪作一个重量级的古物展览。

室内四壁都设了油灯，一角还放置了装着燃油的大瓶子。

项少龙心中欣然，吹熄火焰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室内靠壁坐下来。

至少在这刻他是绝对安全。

但怎样才能逃出这魏国的都城呢？

尚有两个多月严冬才会过去，他难道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躲他两个多月的时光吗？

若每天都要出外去偷取食物，上得山多终遇虎，迟早会给人发觉。

不过他现在已没闲暇去想这些令人困苦的问题。

只有在梦乡中，他才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娇妻爱儿们聚首共欢。

为了他们，他定要奋斗到底，好好的活着回去与她们相会。

第二章 寸步难行

项少龙睁开眼来，眼前仍是漆黑一片，不辨昼夜，头脑则昏昏沉沉，还想继续睡下去。

他是被别人说话的声音惊醒过来的，初时大吃一惊，以为有人搜捕他来了。及见地道毫无异样。声音只来自密室一角，才恍然声音是由铜管传下来。

那支铜管既可监听密室的动静，那上面的声息自可由铜管传下来。

项少龙打着了所余无几的火熠子，然后点燃了其中一盏油灯，铜管赫然入目。

它被装在入口侧旁，闪闪生辉。

项少龙提起精神，小心翼翼的移到铜管旁，把耳朵贴上去。

冰凉的感觉和人声同时传入耳内。

只听一把男声淫笑道：“你的身材愈来愈丰满了，难怪昨晚大王都目不转睛地打量你。”

一个女子的声音不依道：“若看上你把人家送给大王，奴家情愿自尽好了。”

项少龙心中叫绝，此女深明男人心理，就算明知和接受主子要把自己送与别人，仍要表现得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

果然上面房内传来亲嘴缠绵的声音。

女子撒娇道：“君上不是得去赴晚宴吗？竟偏要在这时

刻逗人家。”

项少龙一听下大吃一惊。

假若现在是晚宴的时刻，那自己岂非睡了半夜连一天，少说也有十个时辰亦即二十个小时，怎会这样渴睡？

一时间他忘了去听上边男女的对话，迳自苦思。

旋即醒悟过来，知道地道虽有通气口，但始终是空气不流通，自己若非给惊醒过来，说不走会因缺氧在睡梦中茫然死去呢。

忽闻“项少龙”三字传入耳内，忙又倾神细听。

那君上道：“现在满城风雨，什么大宴小宴都给项少龙闹得取消了。大王有令，凡窝藏项少龙或知情不报者，均要抄家灭族，哈！没有一条死尸比项少龙更值钱了，只尸首就可得赏五百金，累得人人都在找寻这家伙。”

女子道：“奴家看他早已离城远去了，否则为何整个大梁给翻转了过来，仍找不到他半根毫毛呢？”

又叹道：“这人真厉害，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谁都莫奈他何。”

那君上陪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就走得轻松容易，却累死了范大人，今趟抓不到项少龙，所有罪责都到了他这城守身上去。刚才他才来央我向大王说情。现在大王气在头上，我才不会笨得为他惹祸上身。”

旋又道：“项少龙来得真不是时候，累我错失了欣赏风菲的精彩表演，明天她便要到齐国去，不知何时才会回来呢？我明天定要去送行。”

项少龙这才知道三大名姬之首的风菲刻下正在大梁，

心中一动，再无心听下去，离开宝库，溜出了地道，藏到了后宅的山林处，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。

外面果然是日暮时分，还下着绵绵细雪。

吸入了大量新鲜的空气后，项少龙脑筋回复灵活，仔细思量。

现时大梁唯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这条地道，但若再给人发现，就休想脱身。

龙阳君显然仍未将见到他的事世露出来，否则刚才那君上不会不提。不过尽管如此，对他仍没有什么帮助。

他又想起凤菲。

这位风格独特的美女，若肯帮忙，说不定可带他离城。

但由于他们只有一面之缘，交情浅薄，她会否冒生命危险来救他呢？

最头痛是他根本不知她住在何处。

且纵是知道，但要偷到她闺房去亦非易事。一时想得心乱如麻，突有犬吠声自后院处传来。

项少龙吓了一跳，急忙钻回地道去，凭着记忆推度上面屋舍形势，由其中一个出口闯了上去，来到了一座四合院中间的花园里。

这四合院就只前堂亮着了灯光，东西后三厢都是黑沉沉的。

项少龙估计巡宅的恶犬这时仍关在后院未放出来，遂安心活动。

凭着钩索和敏捷的身手，他一口气越过了数重房舍，避过了几起婢仆，先到膳房趁没有人在偷取了足够的食物，又